









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古弼

張黎

劉潔

丘堆

娥清

伊馥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統觀南北史書無大裨益惟各傳中祖孫父子曾元以及數世之下咸聚一處此為於舊錦機中織成新花樣稍見貫串之功其餘襲取元文不能增補之病尚小而刪削不當文義乖舛之病却深其所刪皆是信筆亂刪其所必不可刪而存其所不必存曾無定見義例粗疎首尾銜決

自相違反者彌望皆是幸賴宋齊梁陳周隋書俱現存魏稍殘缺北齊殘缺尤甚然猶未盡亡也若獨恃李延壽一家則二百餘年八代事蹟不已茫昧乎

北史

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叔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頽

宇文福

古弼傳頗有戰功其  
俱削之非也太武謂其  
有功略又謂其有戰  
功如今傳則語皆虛  
其其議仇池還軍則  
不加總兵練甲苦力  
待之十字語意尤為不  
先宜補入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縮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太武大怒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



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  
帝不從既尅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弗之責宋將裴方明尅仇  
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  
諸且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時東道  
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  
後舉爲難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  
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總攝萬機徵  
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  
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  
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  
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  
乃起於帝前摔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  
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  
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官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寇  
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  
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  
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  
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  
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  
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  
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  
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  
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



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黃金三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武崩吳王立以弼為司徒文成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寬之

張黎雁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

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揆黎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各千疋以褒舊勲吳王余立以黎為太尉後文成即位與古弼俱誅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為公主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堤堤位樂陵太守封信都男卒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為其所執送赫連屈屈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車駕西伐潔為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以日

傳請免民租及請賜優復兩奏俱當載不以人廢言也其至正部諸將咸欲斬其家秋潔不聽慰慰秦隴秋毫無犯亦不必刪



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  
自專帝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  
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  
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景穆  
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  
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  
輕還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  
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  
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卽吾當立樂  
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  
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欸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  
公秋隣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內外憚之側  
目而視籍其家財產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卽位拾遺左右稍遷散  
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及卽位賜爵臨  
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  
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禽堆聞而棄  
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元南巡  
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河略地至湖陸  
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頭太武初乃還京師進爲東平  
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  
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禽尅平涼乃得還後與古  
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而卒於家



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馱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麈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馱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尅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馱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馱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馱爲尚書封郡公馱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大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薨子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益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爲各將以勲賜爵平城子爲西道都督戰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貢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後進爵爲王又爲西道都督薨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爲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卽位爲中道都將卒謚曰康子海字懷仁位散騎侍郎卒謚曰孝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死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爲獵郎明元卽位爲左部尚書以軍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



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  
葬京師謚曰桓子步襲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武牢詔代田登  
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內三郎從射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  
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討平涼破赫  
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救斤曰全爾  
身命者代田功也以從討和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  
贈長廣王謚曰恭子周求襲爵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延和中授平西將  
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爲沮渠無諱斷路伊洛連戰破之無  
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其戶五百餘家送之京  
師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正平二年伊

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軍王如故卒謚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  
事子歇襲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  
過明元嘗獵于灑南水陷沒馬洛兒沒水奉帝出殆將凍死帝解  
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帝避難居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  
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帝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  
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復還山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  
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  
百姓奔赴明元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卽位拜散騎常  
侍賜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千戶  
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溫明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衛士爲之導  
從親臨哀慟者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合葬于長城襲爵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帳下帥天賜末明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方及卽位封宣城公忠意將軍帝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性無害每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帝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亦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塋金陵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氏爲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太武親愛之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寵待彌渥而盧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過揚人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入

其城門魯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後遷太保錄尚書事帝貴異之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傳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塋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塋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以父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卽位與選部主客二曹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弟彌娥襲卒贈襄城王謚曰恭魯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宮臣



伏誅太武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為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文成初出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為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晉陽侯元仙德長樂王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啟南伐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於後庭薨子念生襲有罪爵除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叱候山參荆業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爵位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錦鎧盤馬殿庭朝臣莫不嗟歎遷內三郎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獸在高巖上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為常侍常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累從征伐以戰功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太武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為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游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歎之良久詔聽其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謚莊公子丘頽襲爵降為晉興侯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中文陳父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明元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涼有功賜爵漢安男後從討蠕蠕戰沒石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遷內行令從於苑中游獵石走馬引



前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綿帛  
駿馬改爵義陽子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  
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  
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為北  
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謚康塋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  
子倪襲爵

太山公

萬安國代人也世為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長  
安鎮將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  
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臥起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  
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  
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有嵇根者世為紇奚部帥皇始  
初率部歸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  
元紹之逆也王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薨子護襲拜外都  
大官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高平鎮將  
善撫士卒號有威名後拜內都大官出為秦州刺史撫馭失和部  
人薛永宗聚眾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為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觀  
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帝怒絕其爵云

尉撥代人也父郝濮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怛擊  
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渾皆有軍功進爵為  
子累遷杏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  
文即位為北征都將南攻懸瓠進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謚  
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力過人

尉撥先為北征都將復  
亦得南攻懸瓠據魏書  
北征都將可不書而以北  
征都將南征則不順宜  
去北征三字

懸瓠下魏  
有破宋將  
水軍三千人  
六字



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太武至江還次盱台真功居多文成卽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儻檀等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平兵人素伏其威信及至皆怙然安靜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卒謚曰烈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魏父匹知太武時爲西部長封滎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末爲平原鎮都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卒長子文祖獻文以其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昌

語譯註皇誥辭義通辯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聊城侯

待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冀州刺史謚曰悼父野賸并太二州

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謚曰簡彪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爲

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爲

枋頭鎮將素剛簡爲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獻文南巡

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

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彪

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

推案果虛卒謚曰文子琬

琬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琬答曰宗廟之

此之傳所上兩疏請免  
一請寬賦俱可親宜  
存之北史畫削之

許安張攀俱以誣告彪  
子案賜死攀據配子弟  
亦爲獲罪此亦不宜略

彪本虎親  
書可致



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寃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琰本附元又又廢憂懼由是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琰復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琰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珣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勘簿呼各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爲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

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以琰爲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琰以杲爲聚衆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王室昵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琰行西兗州事尋爲元顥所陷顥執琰自隨介朱榮破顥天穆謂琰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神武引爲丞相府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琰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琰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



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萬不一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後范陽盧仲禮反取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苦之後歷位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卒於兼尚書右僕射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旒蘇繩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琬久在省闈明閑簿領常言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謚曰威恭子

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爲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稍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文以元爲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檟歸欵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碭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璨等同守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道永遂捐城夜遁於是遣高閭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陽公太和初徵爲內都



大官既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既立多遣間諜扇動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其年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旣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締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獻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耄罔祿然況事旣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謚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



劔四十人子翊襲爵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為博陵郡公卒於恒州刺史謚曰順

胡書名  
北齊宗廟  
諱則當作  
胡北史誤作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孫也父瑀歷官以廉清見稱賜爵高都侯終尚書左丞謚曰簡白曜少為中書吏以敦直給事宮中襲爵稍遷北部尚書文成崩與乙渾共執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眾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斗城過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碣磳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斗城肥城戍王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襲破麋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庾豹子再征垣苗不尅白曜一旬內頻

斗魏作升

之舊而失之也宜補  
又按先是數語移  
後白曜自瑕進攻歷  
上更為允協  
喜公欲寇彭城白曜  
到瑕時過惠會泗水暴  
到瑕不得進喜公退白  
曜因停瑕北史則去泗  
水二語則喜公欲寇句不  
見下卷去宜補入

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八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吳喜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克東陽禽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尅城之日以沈文秀抗

喜觀作瞻



倨不爲之拜忿而撻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後緣此追以  
爲貴四年見誅云謀反叛時論寃之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  
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  
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  
表理白曜孝文覽表嘉愍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  
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  
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太后引  
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濇皆云尅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  
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  
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  
法非所尅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卽知貪之惡矣何  
爲求退遷宰官令賜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謚曰尅初  
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  
皆以興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  
特多於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文成初封平昌公累  
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  
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侍中文成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  
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  
咎於金閭執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爲定州刺史  
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道符敗  
軍還薨內外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子受襲爵  
苟頽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內行長頽厚重寡言少嚴毅清直



武力過人擢為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爵建德男累遷司衛  
監洛州刺史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為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  
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顏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顏亦  
言至懇切李惠李訢之誅顏並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  
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山川顏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顏  
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薨謚僖王長子愷襲爵河東王例降  
為公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擁部大人祖潛撥仕慕容垂  
為唐郡內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為第一客福少  
驍果有膂力太和初累遷都牧給事及遷洛敕福檢牧馬所福規  
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及  
徙代移雜畜牧於其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

衛監後以勲封襄樂縣男歷位太僕卿都官尚書營州大中正瀛  
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後除都督懷朔沃  
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謚曰貞惠子延字慶壽體  
貌魁岸眉目疎朗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  
大乘祿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瘡賊縱火燒齋閣福  
時在內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鬢髮盡焦於是勒眾與賊  
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遷直寢與万俟醜奴戰沒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在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勲舊見重並  
織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咎之徒也丘堆敗  
以亡身娥清伊馘俱以材力見用而馘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  
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  
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

太武至江  
上當補云  
從太武南  
詩為前錄  
至江



發于衰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  
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  
尉撥洛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  
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軍方面之  
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  
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  
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  
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有用之士乎

尉撥周幾陸真宇文福皆有戰功而北史多略之諸人既去其戰則無可傳者矣

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終

西川中鳳崗氏

北史卷二十六

西川中鳳崗氏

列傳第十四

宋隱 從子情 情孫弁 弁孫欽道 弁族弟翻

許彥 弟子世良 世軌 翻弟世景

刁癰 子遵 曾孫沖

辛紹先

韋閻 孫子繁

杜銓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  
通顯慕容儁徙鄴公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專精好學仕  
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積遷行臺右  
丞領選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乃棄妻

及右列



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  
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  
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  
不歸食矣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  
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謚曰簡侯宣子  
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襲爵位東莞太守鸞弟瓊字  
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  
之卒於家愔歷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爵列人子卒於  
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為後

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師見尚書  
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  
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祇好彪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遷尚

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  
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  
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使  
齊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譽謬不逮  
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  
之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  
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  
物懼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  
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  
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  
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  
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



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帝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政且常侍者黃門之度兄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選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喉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海歔欬流涕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

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長子維字伯緒襲父爵爲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又恃寵僑盈懌每以公理裁斷又甚忿恨思害懌遂與維作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又寵勢日隆乃告司深都尉韓文殊父子謀逆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鞠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慙反坐又言於太



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又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又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又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武定末爲太尉祭酒紀明帝末爲北道行臺御史卒晉陽子欽道

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莅處稱爲嚴整尋徵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仍帶黃門侍郎乾明初遷侍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弁族弟穎字文賢位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以爲涼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涕流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穎族弟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見令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弁族弟翻



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旣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明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各大致減損卒官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屢有戰功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魏朝以介朱榮有不臣跡帝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估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下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齊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厨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河州刺史梁景獻袍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遣常爲送表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承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後拜清河



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徐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卞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後卒於東郡太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

牙齊作術

善政本  
治字

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

齊世三公郎中二千石郎中郎官郎中皆屬尚書故云歷三尚書世良世軌此齊皆在循吏傳此數句彼無

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爲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爲廷尉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襄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讎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怒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



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無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翻弟世景

世景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兼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引為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成允遷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重還薦之宣武以為不減李冲帝曰朕亦聞之後為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

著字起

微齊作歲  
游作高

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誠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曾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問為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時人悼傷惜之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冤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道璵從孫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矬陋而好藏

從孫齊作  
從子



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  
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  
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  
尉迴事誅死

許彥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  
好讀書從沙門法獻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  
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  
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  
弗之罪也卒謚宣公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  
爵爲侯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敕討丁  
零旣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  
毆殺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朝政文成聞之曰此必宗之

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於都市元康弟護州主簿子詢字伯禮  
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位  
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恂弟惇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  
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辨  
賦斂無準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政爲  
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  
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軍  
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  
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  
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歷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農大



理二卿再爲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邑下邳郡幹惇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禮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楊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睡不爲勝流所重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元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刁靡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

靡親作雍

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時負社錢一萬違時不還暢兄逵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先誅刁氏靡與暢故吏遂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效明元假靡建威將軍靡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靡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靡朝於行宮明元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疎靡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於是假靡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又詔靡令隨機立效靡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後除薄骨律鎮將靡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綰邊表

魏作三萬

與暢故吏親作爲暢故吏所匿



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皇興中龐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龐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龐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論頌并諸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遵

遵字奉國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爲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楷早卒楷子冲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徧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靡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遽蔭裹尸俛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今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絲斂以時服輜車止



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救其子孫令奉廡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麈末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爲奉朝請孝文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黃門郎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旣而母卒母卽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經允接待是以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子柔

柔字子温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强記至於氏族内外皆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初爲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啟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五等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各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膺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太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云嫡婦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如禮何有損益輩代相沿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卒柔在史館未久勒成之際志在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爲時論所譏整弟宣字季達以功封高城縣侯歷位都官尚書衛大將軍滄州刺史卒贈太尉公謚曰武刁氏世有榮貴而門風不甚修潔爲時所鄙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晉齊郡太守藪因晉亂居青州之安樂至雙始歸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爲政清簡吏人安悅及中



山王焦起兵誅元又事敗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逃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未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孝武初遷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深仕西涼爲驍

深本淵

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涼州平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阜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爲政不甚曠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人爲產禦賊之條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徑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刺史晉陽侯謚曰惠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卽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

魏無昭字

爲產爲本治字



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固守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祥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勲出其下間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刺史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強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

和字應有討字

爲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入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子元桓武定中儀同府司馬元桓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四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滂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除平原相徵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並爲此郡吏人懷安之元顯入洛子馥不從莊帝反政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

魏作元桓



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閔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遠慕容垂大長秋卿閔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郡子範試守華山郡賜爵高平男卒範子儁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  
和廉讓為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

贈洛州刺史謚曰貞子子粲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為雍州刺史引為府主簿轉錄事參軍及寶夤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免雍州平賜爵長安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為鎮城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於晉陽子粲累遷南兗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楚縣男後卒於豫州刺史謚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居父喪毀瘠過禮既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最知名榮亮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為時所重歷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調為中正開皇中位趙州長史有子文宗文翹並知名閔從叔道福父罷為符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事堅為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宋







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楊島曰主上聖明志  
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  
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鄧沔既平試  
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  
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恒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  
但三鷄噉要非卿無以守也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宮祕匿而還  
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  
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懿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  
生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散孝文每與德學沙  
門談論徃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  
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行爲州長史加平遠將軍  
帶梁郡太守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爲州復啟纘爲長  
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  
免官卒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稍遷平遠將軍東  
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  
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戢啟修敬不復爲害彧以蠻  
俗不識禮儀乃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  
館以習武焉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長史  
尋以本官兼尚書爲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卒贈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彪襲孝莊末爲藍田太守因仕關西彪弟融  
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  
瑾女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通姦乃刺殺之懼亦自殺弟胄字遵  
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胄以家粟造粥以飼饑  
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爲荆郢和糶大使南



郢州刺史田夷啟稱拙父珍往任荊州恩洽夷夏乞拙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荊州事遷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田麤喜率衆來寇拙於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卒於侍中雍州刺史謚曰宣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累遷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右錄石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符堅太尉長史父疑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密召見銓器貌瓌雅太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旣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子振字季元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振子遇字慶期位尚書起部郎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卒於河東太守贈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銓族孫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退居教授終於家子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領班固

延富選



白鶴賦不著人名攷  
內書是時林邑賦白  
鶴武素促令作賦援  
筆立成因令吏擬諸  
雜文筆十餘條又皆  
成則白鶴武乃當  
時事與擬古不同北  
史誤系于下耳

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  
令就正玄及時並下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  
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  
又試官人有奇器闕並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優叙曹  
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  
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以正玄為晉王府參軍後豫章  
王鎮揚州又為豫章王記室卒正玄弟正藏字為善亦好學善屬  
文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實誼過秦論及尚書湯  
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  
者合奏曹司難為為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景第授純  
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  
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為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

注色未詳  
至下疑有  
否字

情背曹官  
未詳

為奏為字  
疑景本丙  
字

當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修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  
並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為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  
卒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  
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  
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  
云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愔並保退素咸見徵辟可謂德  
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  
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其幸也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  
季雅有家風道謨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才靡才識恢遠著聲  
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韋不殞門風杜銓所在  
為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為美哉



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屈遵

張蒲

谷渾

曾孫楷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竇瑾

李訢

韓延之

魏川屯鳳  
氏唐何南甫



袁式

嚴稜 朱脩之

毛脩之

唐和

寇讚

孫儁

鄺範

子道元

韓秀

堯暄

孫雄

柳崇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學多才藝慕容垂以為博陸令道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道武素聞其名拜中書令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卒子須襲爵除長樂太守進爵信都侯卒贈昌黎公

謚曰恭須長子恒字長生沈粹有局量歷位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南大將軍謚曰成公子道賜襲爵道賜善騎射機辨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時太武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救拔後獻文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為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官

張蒲傳有冠喻猛  
寶事不可刪

北史卷之二十七



司敘用多降品秩帝既素聞蒲各仍拜尚書左丞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後改爲壽張子太武卽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以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論之常以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子昭襲以軍功進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袞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位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授經業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武時累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正爲太武所器重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謚曰文宣子闡字崇基襲爵位外都大官卒謚曰

簡公子洪字元孫位尚書賜爵滎陽公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子穎位太府少卿卒贈營州刺史謚曰貞子士恢字紹達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侯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太后誣其罪殺之渾曾孫楷楷有幹局稍遷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武累遷城門校尉卒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爲慕容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爲博士初道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闕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明元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武反於上黨詔表討之爲胡所敗帝深銜之太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以奚斤爲都督以



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旣剋滑臺遂圍武牢車騎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武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明元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以賊未退秘而不宣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帝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及於死第二子軌字元慶明元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立氏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無蕃臣禮玄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出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旣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倒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軌終得娶封氏生子獻字叔文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內立殿敕中秘書官制名獻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玉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卒於南部尚書謚曰宣獻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爲孝文所知遇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崇基



襲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太武征涼州留  
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蠕蠕乘虛犯塞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爲  
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  
屢進讜言超遷尚書卒贈廣陽侯謚曰恭第二子邃字文慶位南  
部尚書封襄平伯出爲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  
卒官孝文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邃服詔  
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太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人  
吏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可如故自  
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人爲齊衰三月子同始襲爵卒  
於給事中邃獻爲從父兄弟獻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男崔氏之壻  
邃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  
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

北人之重門地其樂至此

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道武  
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  
之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晉雍州刺史楊  
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帝遣濟爲遵從事卽報之濟自  
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彊  
全無綱紀佺期間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荅曰十餘萬佺期  
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荅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  
曰以此討羗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荅七萬餘  
家佺期曰都何城臣荅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爲又曰  
魏帝欲爲久都平城將移也臣荅非所知也佺期間朝廷不都山  
東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爲羗

魏作千餘



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為謀主勸

永據長子城仕永位秘書監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

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悉歷何官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

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懋石季龍樂安太守左中

郎將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秘書監高密侯車駕還代以先為

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

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

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

天下經籍稍集太武討姚興於柴壁也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

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

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

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而敵居之可不戰而取帝

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

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

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

今當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

二十二卒於內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

史中山公謚曰文懿子國襲爵國子鳳中書博士鳳子預字元凱

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

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煢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

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

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

魏書容本字犯高祖諱

懋魏作樊

者魏作去非

到前魏作未到之前

國魏作同



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琢為噐佩皆鮮明可寶預  
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  
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  
勿速殯令後人知殮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  
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殮  
玉有神驗何不受哈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  
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先少子咬天  
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  
遠不可紀極皎為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  
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  
其得尸解仙道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有才华補清河王  
懌府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又為懌撰輿

可無景儒不知與皎  
義徽何屬也超有脫  
義徽以下親書俱不載  
前評每目者也

地圖及顯忠錄性好老莊甚嗤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  
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  
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又惡懌徙義徽都水使者俄  
而懌被害因棄官隱於大房山少子蘭以純孝著聞不受辟召孝  
昌中旌表門閭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義徽雅正惇篤薦其孫  
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  
徵焉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畧不羈時人稱其為播郎因以字  
行於燕趙焉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  
洪之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  
公蔑如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  
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為學者所稱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



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尋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葬於垂垂彌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彜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彜請詣溫陽療疾爲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赫連屈丐所執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秀位中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獻文卽位進爵陽都子時丞相乙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以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秀寧就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振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監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爲郡秀固讓不受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子儁字異隣襲爵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人不知學儁表置學官在州五載清靖寡事爲吏人所安卒贈兗州刺史子叔休襲爵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患輒在家定省坐免官後爲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卒贈齊州刺史禎兄



子景雋亦以學識知名爲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貞景雋弟景興清峻鯁正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高祖成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參軍國謀屢有功進爵衛國侯轉四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吳平留瑾鎮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太武歎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爲冀州刺史清約冲素著稱當時還爲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陁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陁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陁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人婦爲部人賈邈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爲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因識駟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衆也必爲朕家幹



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謹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以浩爲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見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文成卽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帝顧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子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敷兄弟事豐可知有馮闌者先爲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闌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櫛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爲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謹見訢與語竒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櫛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

圖作

足可知委訢從其言

陳策計觀作陳端等



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群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櫟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昌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櫟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櫟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櫟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櫟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櫟曰公德於櫟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櫟今敢不忍公子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

言報作誌

及矣遂見誅璞字季直性惇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仕晉位建威將軍荊州從事轉平西府錄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其不屈如此事見南史宋本紀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已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爲武牢鎮將賜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從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後五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卽居於祖墓之北栢谷塢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晉侍中式在南歷

深本朝



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爲上  
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時朝儀典章悉  
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  
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至延和  
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  
爲從事中郎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詰訓倉雅偏  
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子濟襲  
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及宋王劉昶開府召爲  
諮議參軍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真  
鎮長安以修之爲司馬及義真敗脩之沒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  
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

所適意太武親待之累遷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官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爲雲中將軍欲  
率吳兵爲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  
脩之大變幾作脩之遂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  
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  
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  
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  
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  
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  
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  
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爲偶  
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旣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



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刃而反復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後卒於外都大官謚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爲金部尚書襲爵轉殿中尚書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朱脩之者仕宋爲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爲安頡所禽太武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爲雲中鎮將後奔馮弘弘送之江南頡之剋滑宋陳留太守嚴稜戍倉垣及山陽公奚斤軍至頡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明元嘉其誠款賜爵郟陽侯假荊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太武踐阼以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稱卒於家子幼玉襲稜舊書有傳今附之云脩之在宋顯達事

幼本雅

### 並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晉西宜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推涼武昭王霸于河右及涼亡和與兄契攜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降魏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討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戰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周安兄子樹又剋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表狀太武嘉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太武使周公万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真伽將叛和徑入其城禽斬乙真伽由是西域剋平和有力焉正平元年和請闕太武優寵之待以爲上客文成以和

幼本雅俱避  
魏書可

寧魏作昌



歸誠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內都大  
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征西  
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子欽字孟真位陝州刺史降爵爲  
侯卒子景宜襲爵卒於東都太守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  
父和歸闕俱爲上客封晉昌公獻文時位華州刺史太和十六年  
降於侯子崇字繼祖襲爵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苻堅東  
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  
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墓又贈脩之  
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職  
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凝非禮不動苻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爲馮翊太

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爲主歸魏  
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  
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  
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  
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初讚  
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  
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時昔言乎延文坐曰往  
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爲蓋屋令卿猶言相中  
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  
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  
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年老求致仕卒遺令薄塋歛以時服太  
武悼惜之謚曰宣穆子元寶襲爵元寶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



齊書卷之六十四  
齊書卷之六十四  
齊書卷之六十四

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末為中川大守時馮熙為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後為弘農太守坐受納為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宣武末為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卻鐵忽反又為城人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遇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順顏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鷗為都督追討戰歿贈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禮弟儁儁字祖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彊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選為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

利國作制  
匹作匹

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為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二年出為梁州刺史人俗荒獷多為盜賊儁乃令郡縣為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板築琰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



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史四部群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安西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祚進爵爲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儁年齒雖高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

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顥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濩澤郡公

鄺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也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太武時給事東宮太武踐阼追



錄先朝舊勲賜爵永寧男以奉禮郎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  
進爵爲子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  
曜皆用其謀遂表爲青州刺史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還爲尚書  
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  
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  
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  
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  
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  
覷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畧  
勿復懷疑還朝卒京師謚曰穆子道元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  
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爲書侍御史彪爲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

官坐免景明中爲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  
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爲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  
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  
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  
名不敢爲寇延昌中爲東荊州刺史威猛爲政如在冀州蠻人詣  
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  
二人並坐免官後爲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  
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  
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駟與大都督李崇等宜等立裁減法留會諸  
鎮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  
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軍  
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

非遺將下當有脫文元  
法僧非梁將也文字不誤  
自梁遣將下至多有新  
從魏書不載多有缺誤  
紀亦無考



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  
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  
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敕赦之  
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寅反狀稍露侍中城  
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寶寅慮道元圖已遣  
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  
井旣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墻而入道元與  
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寅猶遣斂其  
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  
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  
遷長樂相卒贈平州刺史道慎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  
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塙於世  
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人安之範弟道  
峻子暉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  
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暉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  
許每進計於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暉在軍啟求減身  
官爵爲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暉後與唐州刺史崔元  
珍固守平陽介朱榮稱兵赴闕暉與元珍不受爲榮行臺郎中樊  
子鵠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子懷則司  
空長流參軍

韓秀字白武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偁謁者僕射父景皇始初歸魏  
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位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



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卽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群臣會議僉以爲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闕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疆寇而兵人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爵務字道世性端謹有吏幹爲定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

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中山與趙郡呂含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太武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後兼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許度皆有剋已奉公之稱賞賜衣服綵絹奴婢等物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爲之舉哀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徹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暄長子洪襲爵洪子傑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公洪弟遵位臨洮太守卒謚曰思遵弟榮位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刺史平城縣伯隨介朱兆



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為兆滄州刺史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使傑便為行瀛州事使雄代傑為瀛州刺史進爵為公時禁網疎闊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為吏人所懷魏孝武帝入關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內因雄之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主當伯襲破平鄉城雄並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荊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梁以元慶和為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書更乞雄為刺史復行豫州事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西魏將怡鋒

據齊書當作雄乘  
虛攻白芍鎮廢之棄  
荊州來救未至雄陷其  
城北史所言並誤

齊書復  
圖上當有後  
慶之三宇

統齊作徽

齊作是有

齊書當補以郭  
伯為潁川太守詔  
與行臺侯景討之

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韋孝寬尋攻豫州雄都督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別破樂口禽丞伯進討縣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寶為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禽顯及長史岳寶遁走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隨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性質寬厚為政舉其大綱而已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人物多所施與亦以此稱典和四年卒於鄴贈司徒謚曰武恭子師嗣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

等以齊  
都督下齊  
有郭丞伯  
三字



作人仍顯與當  
仍世貴顯與當  
多則之而贊則仍用

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  
斷上下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加  
慰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累遷河中太守崇初屆郡郡人張  
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温顏更問其親  
老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  
遣郡中畏服境內怙然卒於官贈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  
寇亂遺失長子慶和性沈靜不競於時位給事中本郡中正卒慶  
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勇  
顯不亦善事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  
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  
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尋卓播時譽秀則不畏疆禦寶  
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風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  
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  
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鄺範智器而  
達道元遭命有銜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竿堯暄聰察致位  
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堯雄傳多誤其云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荆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則南荆州乃梁地而雄所陷南荆州之城也及考齊

書乃大不然慶之破走後復圍南荆州雄曰白苟 梁之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克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機不可失也遂率眾

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是南荆州東魏之地為慶之所圍而雄所陷之城乃白苟之城也北史所載雖簡乖其

實矣 又郭丞伯本雄都督降西魏西魏以為潁川太守雄別破樂口禽丞伯北史刪其事而但云破樂口禽丞伯則并

不知丞伯何姓矣凡此皆當補正



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陸侯

源賀

曾孫彪

玄孫師

師從叔雄

劉尼

薛提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侯侯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關內侯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武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安定鎮大將追

薛川中圖章  
氏國同商



討崖等皆獲之遷懷荒鎮大將未暮諸高車莫弗訖懼俟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俟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俟問其故俟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暮年無復上下旣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慙慙慙旣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卽日復除散騎常侍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畧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畧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俟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畧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鎮旣至申以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



發機當以醉爲限俟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  
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策勲進爵東  
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馘多智有父風文成  
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  
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  
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  
抑疆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  
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爲假  
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  
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  
侍百姓乞畱馘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馘之善政雖古人  
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馘之代選也吏人大斂布帛以  
遺之馘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  
後襲父改封建安王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人猶  
懷去就馘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馘皆免之百姓欣悅人  
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馘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獻文將禪位  
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馘抗言曰皇太子  
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  
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馘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馘爲太保與  
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于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  
謚曰貞王馘有六子琇凱知名琇字伯琳馘第五子也母赫連氏  
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馘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馘謂之  
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  
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幼馘奇之遂立



琇爲世子被薨襲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  
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  
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內琇聞禧反斬曇和首  
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  
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  
上書訴寃宣武詔復琇爵子景祚襲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  
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  
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孝文將議革變舊  
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規謀共論政事而國  
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  
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疎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及  
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  
訖寃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  
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贈龍驤  
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  
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  
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  
譽暉位尚書右戶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  
刺史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暉與恭之  
晚不和睦爲時所鄙子元規位尚書郎元規子撥陰陽律曆多所  
通解位并州長流參軍恭之字季順有操尚位東荊州刺史贈吏  
部尚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暉字仁崇篤志  
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詞位終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  
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爲三武被弟歸位



東宮舍人駕部校尉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曰靜珍子旭性雅淡好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決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

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尀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時使青州遂畱鄴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周文歎曰卿真不肯本也卽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旣爲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周文謂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卽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憑

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擊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隋軍實而長寇讎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破之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反並反攻破郡縣騰率兵討平之及齊公憲作鎮於蜀以騰爲隆州刺史令憲入蜀兵馬鎮防皆委騰統攝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槃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所在遙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



書方三千餘里  
有像楚向臨容  
信等州九字北  
既剛上句則此句  
河文

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  
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擦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  
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  
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奏令告騰云齊已誅公母兄蓋  
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  
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於是令騰  
馳傳還朝副憲東伐天和初信州蠻蠻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  
里又詔騰討之騰沿江南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  
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阻兵為亂方二千餘里復  
詔騰討之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功績焉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  
破下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  
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閻李遷哲等

騰沿江南  
下當作騰  
起益州蓋  
樓船沿江

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  
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  
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寧朔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  
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陳人乃遁加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建德  
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為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  
尉公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為奉朝請成  
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為  
隋文帝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  
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  
舉動審慎初無憊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  
余立既而為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  
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

承慶上當有額字  
此不當連下宜提行



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旣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定國在襁抱文成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游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獻文踐祚拜散騎常侍賜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擢爲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兗青二州刺史並有政績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妻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冲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



饑寒所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壻特垂昵眷宣武時年未四十  
頻撫三藩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傷過而亡公主奉  
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如息  
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  
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  
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  
自生矣正光初襲爵東郡公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卽咸陽  
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姨建義初朱榮  
欲循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  
天平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  
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  
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  
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  
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脩  
改自行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  
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宣子彰崇好道術會嬰重病藥中  
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  
度子卬

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多通大義善  
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  
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爲搢紳所  
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  
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  
在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



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齊天保初常山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印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

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子乂字且襲爵始平侯乂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秘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印第二弟駿字雲驤自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卒於東廣州刺史駿弟杳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爲寇所圍經百餘日就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杳有善政吏人所懷啓陳主還其屍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子玄卿位尚書膳部郎杳弟騫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武



平末吏部郎中騫弟搏字雲征好學有行檢卒於著作佐郎搏弟  
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  
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鄉人重之  
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劭表薦之未  
報彭城王浹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  
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  
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爲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  
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宦  
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  
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鄴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周  
武帝平齊授彥師下大夫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隋文爲丞  
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遲迥將爲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  
長安文帝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帝授禪拜尚書左丞  
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  
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  
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節下士  
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時孝  
文尚未改北人姓鑿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  
爲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趣京以爲館  
客後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  
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碯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  
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







高陽太守高貴弟孟遠位奉朝請孟遠子槩之位司農卿槩之子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仕齊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數千卷書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頗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秃髮儂檀之子也儂檀爲乞狀熾

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爲鄉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旣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誠之賀本名破羗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



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爲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卽位賀有力焉以定策勲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漢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秦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爲可原其命没入官帝納之出爲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旣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賊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群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徒克北藩諸戍自余至今一歲所活姝爲不少濟命之理旣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謗其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政爲上第賜衣馬噐物班宣天下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卽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叛敕遣賀討



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歸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克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爲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上書稱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屢問消息太醫視疾忠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悛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積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賜輜車及命服溫明秘器陪葬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中散賜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鱗襲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屯於漠南蠕蠕甚憚之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撫恤劫盜息止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又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一千石車駕幸代詔使者弔慰



本和十九年除都督  
雍州刺史即懷請封  
表申二十年除雍州刺  
史表既載之前不宜刪

景明二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進時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並皆釋然自今犯罪不問輕重藏竄者悉皆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旣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下以成式旣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政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例制勳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雖欲抑絕姦途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求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於下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老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宣武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立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元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獻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獻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勲時蒙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



歐陽文和十六年降  
王爵者按降爵之例  
王降為公降為侯則  
侯與公自應得公爵  
不當自公而後得之乃  
降表言不露節王之  
錫似先爵已所不止  
于降也此等處史所  
載皆未明

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  
余不申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  
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臣有家勲  
不霑茹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  
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授北馮翊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又詔為  
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  
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以  
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  
時后父子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  
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  
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

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  
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為  
豪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  
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  
六道並進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  
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畧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  
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  
既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  
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  
眾足以禽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旋至恒代乃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  
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

徵魏作徵



平正魏有基壁完  
字風雨不入字不平  
下有斷刑不密四字

條宣武並從之卒贈司徒公謚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  
曰為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大子細也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  
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客雅  
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子邕字靈和少好  
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  
破六韓拔陵首為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  
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邕善綏撫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  
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畧子邕泣  
請於眾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  
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邕為朔  
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  
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雖被囚束雅為胡人所敬常

寇害魏作  
與相

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為陳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  
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眾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為大行  
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  
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稅  
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寅等為賊所敗關右騷擾  
時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人鼓行南出賊帥康維  
摩守鋸谷斷紹甄棠橋子邕與戰大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  
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  
問除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璽書勞勉  
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賊率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  
黃門侍郎封樂平縣公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為北討都督時  
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

邕魏作班



子邕與裴衍同討  
高昌勿與爭鋒  
行承子邕固執不  
可始不聽卒與衍俱  
敗此事斷不可略  
子邕子延伯隨父西  
討先登陷車渠有  
其固守夏州尤著  
節節親言有傳甚  
詳此史不載宜補入

子恭亦有戰功傳  
俱略之其高尔朱  
所破迎靈放執  
見魏此亦不可略

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  
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歿贈司空謚曰莊穆子邕弟子恭字  
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尚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  
自云梁給事黃門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為真偽難辯請  
下徐揚二州密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  
却鐵忠反詔子恭為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  
嘉之正光元年為行臺左丞巡北邊轉為起部郎中明堂辟雍並  
未建就子恭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刺史頻以軍功  
加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  
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錄前後  
征討功封臨賴縣侯侍中尔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  
子恭為都督以討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

恭兼尚書僕射為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勲封臨汝  
縣子永熙中入為吏部尚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  
男又論子恭餘効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  
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為齊神武王軍司卒贈司空  
公謚曰文獻子彪

彪字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功賜爵臨賴縣伯天  
平四年為涼州大中正及齊文襄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為尚書  
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遷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  
之和為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  
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  
在瓜步真可謂通和矣武平三年授秘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  
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討捍之計文宗



曰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以爲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於曇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彥深曰弟此良圖但以口舌爭來十日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城下大夫隋開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文宗以貴族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游貴要之門時論以爲善附會

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

士隋文帝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旣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刑部侍郎子恭弟纂字靈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陰贈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畧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秘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迴作亂持雄家

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



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隋文帝遺書慰勉之迴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暉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襄爲安化縣伯復鎮朔方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子嵩嗣大業中爲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劉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軍將軍尼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宗愛旣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

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密奉皇孫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封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爲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別戶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王不衛兵將軍



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太武崩秘不發  
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延等議以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秦  
王翰置之密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聞  
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  
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卽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  
提弟浮子襲先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敵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立功名其傳  
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鬱爲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  
載克昌名不虛得獻瑋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  
家聲孔振叩及彥師俱以孝爲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爽學  
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  
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畧兼舉山內馳譽繼迹賢孝不踣先業子邑  
功立夏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  
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痛乎



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曾孫商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九子贊

西漢書  
氏書



蕭大園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晉渡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荊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爲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疎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

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軍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雋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詣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徃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畧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旣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



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出口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注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一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玉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

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卽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卒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爲



郢州以悅爲刺史改爲豫州刺史論前勲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虬襲虬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龐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虬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爲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

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周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爲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擲守軹關卽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巧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糜



鹿所聚太官取給若丐人懼有所關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為祠部尚書大鴻臚卿賴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崇顯

景之字洪畧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大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國襲爵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陽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二州刺史

司馬國璠為司馬文所告被許而叔璠傳其封淮南公此段文魏書并言卒子爵除尤誤北史之而不更補豈以其已見文思傳中耶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為兄弟式宋明帝不荅責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加春秋荀營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為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為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請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阜冠同凶素之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

叔璠子靈壽北史則不載其詳略之故不可解



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畧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

帝不知何人又

帝不知何人又

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前代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各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倚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

又其九字



蕭寶夤傳除使持節都督東陽南徐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府東陽州刺史又除使持節都督南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府南兖州刺史又除使持節都督南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府南兖州刺史又除使持節都督南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府南兖州刺史

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秘噐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佃故事謚曰明昶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疴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敕正光初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忿爭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

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闔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



北史陳伯之傳略記于此後

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  
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僚赴平寶寅居處有禮不飲  
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  
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  
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胃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  
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  
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  
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  
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  
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寅雖少羈寓  
而志性雅重過碁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  
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接對  
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  
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寅率眾力戰破走之寶  
寅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  
寶寅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  
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  
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寅盡雍和之禮雖好合  
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  
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  
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  
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眾軍救之詔寶寅為使持節假安南將  
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

北史寶寅傳不見受

北史卷之九

八

投親作受



寶寅之文題以  
行世宗錢于東堂詔  
曰校以絕統之任則又不  
似受和節度者二字  
矣未知孰是也錢于  
東堂與統統之詔北史  
不載

軍敗唯寶寅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  
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  
臨朝還京師梁將康鞠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  
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  
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寅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  
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  
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  
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梁武寓書  
招誘之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  
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  
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徵為  
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  
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  
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  
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託  
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  
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陸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  
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  
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  
無不苟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  
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  
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  
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  
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



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沆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克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與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徃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此紕繆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



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  
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夙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遙  
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  
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  
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  
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  
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  
爲平陽玉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  
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寅與  
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方俟  
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  
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

都督秦玉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  
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  
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  
降於寶寅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  
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  
詐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  
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三年正月  
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寅死  
罪詔恕爲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  
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  
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



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  
寅謂密欲取已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  
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歿一子不歿關  
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  
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  
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  
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  
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寅軍至白  
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  
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余朱天光遣賀拔岳等  
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

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  
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  
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  
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  
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怨之敗  
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尊法欲安施帝  
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就之敘故舊因對  
之下泣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  
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亦色貌不改寶寅三子皆  
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  
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  
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或說之天平中



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寅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書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讚曾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或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孝昌銜悲秋屆于洛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及寶寅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寅見禽贊拜表請寶寅命余朱兆入洛爲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京余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爲子耐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爲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爲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爲侯景



所推盤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

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咏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卽以泰爲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秦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  
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畧地河南秦  
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  
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  
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  
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寃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在梁封  
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  
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  
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  
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  
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

遲迥摠衆討之迥入劔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  
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善縣公周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武  
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  
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  
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  
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  
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  
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  
回還部人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  
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  
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



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爲東中郎將從撫入朝周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肅撫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撫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勲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歲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安郡王丹陽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卽日曉喻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



或下周言有吾愛  
子不可也

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及于  
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克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渾所  
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園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  
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園始寧縣公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  
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入麟趾方得見  
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  
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  
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速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間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  
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  
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

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  
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  
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  
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餽粥十畝以  
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組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  
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  
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蹟歌纂纂唱  
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權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  
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  
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  
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  
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蹠曲

所願言周作定



四時如流四字當在  
百年白上

隱之下周有如有不  
影去得而不隱九字  
不可刪

峯四時如流倪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  
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道友迥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  
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  
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  
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  
隱之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迥乃大笑後大  
軍拔晉州或問大園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  
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  
聞者以為知言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  
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  
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  
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贛亡破之餘  
並潛骸鼠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下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  
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疎喪其家業寶貨背恩忘義梟獍其心蕭贊  
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  
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祇退泰撫圓肅大園等  
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鑑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  
也方武陵擁眾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  
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  
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  
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以釋禍為解中見刁柔傳又見裴俠傳



書中司徒司空公太尉公之類校本緊去公字以為行文恐非是今皆不從之

北史凡德皆作德 凡黎皆作潔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閏三月朔日校完此冊時予年五十有二方嫁女子姚姓紛冗可恨百忙中校此聊以解悶耳









